

KAN KE

犹如素描一般记述那个特殊年代的历程

步之◎著



坎坷

1940-1974

枪口下的童年 苦难中的少年
战斗的青年 风口浪尖上的成年

团结出版社

1940-194

015019273

坎 坷

步之◎著

枪口下的童年 苦难中的少年
战斗的青年 风口浪尖上的成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坎珂 / 步之著. --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5126-2985-1

I. ①坎… II. ①步… III. ①步之 - 生平事迹 IV.

① K8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79801 号

坎珂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 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华忠兴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291千字

印 张: 22.75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5126-2985-1

定 价: 38.00 元

(如果有印装差错, 请与本社联系)

序

薛家柱

六年前国庆节前后，我收到《坎坷》一书前两章，完全以一个职业编辑和作家的观点写了一些意见。想不到作者珍重地保存下来了。现在五年多时间过去了，《坎坷》全书已写完，承作者盛邀，一定要我为这本书正式写一篇序，真情难却。

广义地说：每一个人都是一部历史，都能反映与折射社会、时代的进程，只是有的深有的浅而已。所以把一个人的生活经历真实地记载下来，就是一部很好的文学作品。

作者的一生，非常富有传奇色彩。从小由于家庭人口多生活困难，在别人家中长大，也进过儿童教养院，当过学徒、进过戏班……特别在那烽火漫天的抗战年代，他的家乡是飞云江畔的浙南瑞安（温州），日本鬼子进攻温州，他的一家被迫逃难，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吃尽人间的苦。最后流落到杭州，幸亏有一个好心的门房收留，才勉强在西子湖畔安顿下来。解放后，他年纪轻轻就参军，进了军政学校，学习无线电通讯，成了电台报务员。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成为志愿军空军总部的电台工作人员，并一度在聂凤智司令员手下工作。回国后，参加过解放一江山岛战斗，立过功。后来正式调往西安航校担任教员。生活经历和体验是一个作家最宝贵的财富，没有生活经历和体验是写不出好作品来的。

由于作者生活经历和体验丰富，又处于特殊的年代与环境：抗战、浙南、畲乡、大西北、沙尘暴，所以作品就具有特殊色彩。再加上作者记忆力强，又有一定文学功底，善于抓形象、抓细节，能抓住富有时代气息的情景与生活片断，因而作品就有文学表现力。书中抗战撤退时国民党那几只神秘的文件箱、山区假道士留宿戏班的无耻、畲乡老妈妈的爱心感人、温州榕树下讲故事与相亲的亲切；特别聂凤智司令员用《空城计》与美国佬智斗、林彪制造的冤狱里脱险等都写得很精彩。

是为序。

薛家柱

2012年12月17日于杭州钱塘江畔

目 录

第一章 枪口下的童年（1940—1945）	1
一、飞云江畔《渔光曲》	1
二、五子登科	6
三、逃难路上	10
四、落难破祠堂	14
五、雁姑之死	17
六、尼姑庵里的母爱	24
七、羔羊落虎口	36
八、血战水稻田	40
九、欢庆时的悲剧	46
第二章 苦难中的少年（1945—1949）	51
十、小职员的饭碗	51
十一、文件箱的秘密	54
十二、点心摊上遇险	65
十三、戏子泪	69
十四、深渊里的畚民	78
十五、萍水相逢	89
十六、黎明前的“天堂”	95
第三章 战斗的青年（1949—1958）	102
十七、解放了的杭州	102



十八、熔 炉	105
十九、红小鬼的榜样	118
二十、抗美援朝	121
二十一、空中“空城计”	130
二十二、围剿“细菌战”	144
二十三、故乡情结	146
二十四、牛刀杀鸡	155
二十五、红旗插上一江山岛	159
二十六、血染松子	166
二十七、庆功会上的赌博声	170
二十八、“条件反射”教学法	177
二十九、鲫鱼精神	180
三十、不忘糟糠	183
三十一、小排长们的恋爱进行曲	188
三十二、有缘千里来相会	205
三十三、唐婉泪 梅花情	218
三十四、逆水鸳鸯	226
第四章 风口浪尖上的成年（1958—1974）	243
三十五、大西北的故事	243
三十六、“掺沙子”	247
三十七、“失业”前后	254
三十八、老政委“脱鞋下田”	263
三十九、封锁区里接新兵	268
四十、老八路的心愿	275
四十一、为谁扛枪	277
四十二、陕北风情	291
四十三、古村遭大旱	297

四十四、挖野菜 庆国庆	314
四十五、进“北京学习班”	317
四十六、打着呼噜砸狗头	323
四十七、“通缉令”	325
四十八、告状成功	331
四十九、信阳兵保护老连长	336
五十、平反回乡	343
作者后记	350

第一章 枪口下的童年（1940—1945）

一、飞云江畔《渔光曲》

云儿飘在海空，
鱼儿藏在水中。
早晨太阳里晒渔网，
迎面吹过来大海风。

潮水升，浪花涌，
渔船儿漂漂各西东。
轻撒网，紧拉绳，
烟雾里辛苦等鱼踪。

鱼儿难捕船租重，
捕鱼人儿世世穷。
爷爷留下的破渔网，
小心再靠它过一冬。

……

这幽雅而又悲切的《渔光曲》在风琴的伴奏声中，从东海边的瑞安县城关镇中心小学二年级的教室里传了出来，飘荡在校门前的飞云江上，又随着渔船的出海，把这打鱼人的心声，一起飘向东海。再向前飘去，这悲弱的心声，就淹没在迎头冲来的日本太阳旗下隆隆的炮舰声中。

这是民国二十九年秋的一个情景。

音乐教师叫周香韵，中等个子，匀称的身材，天生有一副清脆而又响亮的嗓子。虽然已是37岁，是5个孩子的妈妈了，但她梳一头短发，那双明亮的眼睛衬托在微带红润而又白净的脸上，还是显得那么年轻，充满活力。

这时，她正带着同学们齐唱《渔光曲》，她一边弹着风琴，一边随着节拍自然地摆动着短发，深沉而又缓慢地一句一句地教唱着。每唱到“爷爷留下的破渔网，小心再靠它过一冬”时，她总是从心底里发出哭泣声，这抽噎的声调，把《渔光曲》的歌魂，带到了最真情的境地……

周家住在瑞安小东门的飞云江江边，祖辈在大沙巷口开着一片宁仁堂药店。据说，早年生意兴隆，在当地颇有名气。

香韵是周家的大小姐，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从她小时候记事起，就知道走过门前街路就能看到飞云江的波涛：涨潮时，江水咆哮起来，像一条条长龙，向两岸席卷而来，发出轰轰的撞击声，那渔船上的桅杆和它顶上的小三角旗在风浪中剧烈地晃动、好像房子也随着摆动；落潮时，就听到渔民们吆呼着的起锚声，一条条渔船漂向大海……她也常到江边的滩涂上和邻居的小伙伴们追小蟹、挖跳跳鱼，或者在晒网场上捉迷藏。左邻右舍的渔家也常到她家来买药，大多买的是“八卦丹”、“十滴水”、“万金油”、“黄连素”之类止渴、止泻的海上急救药。

一天，小香韵好奇地问来买药的阿伯：“大伯伯，海里有那么多的水，还带止渴药干什么？”

“海水虽多，但是是咸的，吃了要中毒的，只能吃从家里带去的淡水。如果天气热，长时间暴晒，就会头昏脑涨，带去的水就很宝贵了，嘴里含点八卦丹，心里就好过多了。”阿伯认真地对她说。

“那么带黄连素又有什么用呢？”小香韵又好奇地问。

阿伯虽只是说：“那是上吐下泻时救急用的。”但小香韵哪里知道，这简单的一问，竟触到了渔民上千年的辛酸泪……

祖祖辈辈的打鱼人，靠简陋的小船，抢上白天的好天气，趁落潮时，顺水淌上近半天的时间，赶到渔场，网上一些鱼，再利用涨潮的顺水，赶紧回港。趁天未黑，好把鲜鱼卖出去，换回一些米，一家人过个好夜晚。

那时，自给自足的经济非常落后，加上交通闭塞，打上来的鱼很少有人买。鲜黄鱼才3分钱（法币）1斤，还卖不出去，只得自食死鱼、烂虾，或待来日晒成鱼鲞、开洋^[1]再卖。整个码头、渔村都是臭鱼烂虾味，绿头大苍蝇嗡嗡遍地乱飞……

渔民们饮食的单一、肮脏，必然带来细菌的侵入，日积月累，致使多数渔民肠胃不好，最常见的是患痢疾。为了生活，渔民们往往都是带病出海，上吐下泻时，就在船上掰一小块八卦丹放在嘴里或服一点黄连素挡一挡。即使是全身无力，站都站不稳了，但在那海上，也只有与风浪做搏斗。

刚懂事的小香韵虽不知道这些情景，但听妈妈说过，对门阿海叔家悲惨的

[1] 晒干的剥了壳的虾肉。

遭遇。阿海是个在海上长大的四十来岁身强力壮的渔民。那年初夏，连续十来天的阴雨，使渔船无法出海，家里的锅好几天都是冷冰冰的了。几天下来，阿海吃的是一些变了味的剩鱼，连着拉了两三天的肚子，服了黄连素，也不见好转。

这一天，天气放晴，是个打鱼的好日子。贫病交加的他，不得不撑起身子出海去。

阿海嫂替他背着渔网，对踉踉跄跄的阿海说：“今天你就不要去了，等病好了再去吧！”阿海两眼有点发黑，他停住步子，把双手搭在阿海嫂的肩上，闭着双眼，艰难地说：“明天再下雨怎么办？总不能在家里等死啊！”无奈，阿海嫂扶他上了船，小渔船就这样摆向了大海。随着渔船的影子渐渐远去，阿海嫂的心也越来越沉重。她没有回家，一直站在码头等着她男人回来。

傍晚，海上拔起了柱柱乌云，天，迅速暗了下来。别的渔船一一回来了，就是不见阿海的船。阿海嫂慌了。突然，她预感到了什么，像是丢了魂似的踩着江水呼喊：“阿海，阿海！快回来呀！”“阿海！你在哪里？……”乌云滚滚而来，天全黑了；风越来越大了，雨也来了。

阿海嫂尖声的呼叫声，不停地穿梭在飞云江风雨的夜空，在那风雨交加声中，她的呼叫声显得那样的微小，她的身影又显得那样的孤苦伶仃……

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她已死在江边的滩涂上。她的双眼仍张望着那大海的远方，她那张开着的眼眶，还在盼望着阿海的归来……

据与阿海一同下海回来的渔民说：“昨天到了渔场，风就渐渐大起来，船不稳、鱼难网，海水咆哮而来。我们给阿海打过手势：要起风了！走归吧！但是，没有看到他的手势，也不见他的船跟上来，会不会是病倒了？”

一夜之间，大海吞噬了阿海夫妇，丢下了仅6岁的儿子，就被送到孤儿院去了。

上千年来，渔家的命运，何止阿海一家！

小香韵想起妈妈给她讲的这些往事，眼睛就会发呆似的含着泪。

到了1920年她17岁那年，从瑞安简易师范学校毕业。就在这一年，她爸爸因病去世了。宁仁堂和家庭的担子全落在了比她大2岁的哥哥——进光的身上。

进光是个少爷公子，从小任性，不学好，跟着一帮小兄弟，经常逃学，又不肯在店里学医配药。在12岁时就偷偷地去赌，开始是街边道旁押宝赌，年复一年，赌性越来越重。到了19岁那年，他爸爸死后，他胆子越来越大，进出赌场，通宵打牌九、搓麻将，还吃鸦片。先是偷店里的钱去赌、去吸毒，随之，就变卖店产去赌。仅两年时间，宁仁堂就在他的手里败落了下来。

他妈妈看着儿子如此败坏，知道没有希望了，为了能撑住宁仁堂，托人雇了一个伙计。他叫许泰忠，时年也是21岁。

泰忠家的祖辈是本县北门外的山里人，以养竹、挖笋、卖柴、种番薯为生，

过着艰辛的日子。当地人为盼望走出穷山沟，代代相传：“温州出了个王十朋，十年寒窗熬出了金科状元。”所以对小孩子都很注重叫他们练毛笔字。上不起私塾的，就在家自己练字。他们以为孩子练好字，识了字，将来就可以走出穷山沟，到城里去当官，出人头地、荣宗耀祖。这好像是这个乡许家宗族的一个规矩。

泰忠也是在他爸爸的严厉管教下，从5岁起就自己练毛笔字。每天早上天刚亮，他爸爸就端一张板凳，放在门口，叫小泰忠坐在门槛上，板凳当桌子，照着《柳公权》字帖，虽然不识字，但可以照葫芦画瓢地写字帖，不写完十张纸，不让吃早饭。

一天复一天，泰忠的字写得蛮工整了，渐渐认得了几个字，也能替村里人抄写个什么的。长大后，在家种地，也替人写几句家信，或在过年时，替亲友写写对联。所以在闭塞的山村里大家都叫他小先生。

到宁仁堂当伙计时，他已经长成很魁梧的后生了。

这时的宁仁堂已奄奄一息。坐堂先生已不大来了，店门时开时闭。泰忠只能是看守空店，卖一些中成药。他既不懂医，又没有人教他抓药，只会工工整整，不少一点，不差一画地誊抄以前用过的药方。抄出的药方倒还挺秀气，外行人也有夸他几句的，所以香韵的妈妈挺喜欢泰忠，认为他老实、肯做，还有点文化。

而香韵却不喜欢，认为泰忠太刻板，一点一画都要照抄照搬。写的字，都是照字帖的，不敢少拐一拐，不敢多点一点；做的事，也是不敢越雷池半步。这样的拘泥、这样的性格，能有什么出息！现在是军阀来回混战，社会混乱，赌毒成风，生意难做，老实人要吃大亏的。

果然，一年下来，在社会的动荡和进光赌债的催逼下，泰忠无力撑得住店堂。1923年夏的一天，进光毒瘾上攻，无钱吸毒，半夜死在街头，草草而葬。宁仁堂就此倒闭。

香韵从瑞安县简师毕业后，就在镇中心小学当了音乐教师。到了1923年，她已经20岁了。这一年，正是军阀孙传芳横行到瑞安乡里。城内盛传“孙传芳打来了”“逢人就抢、就杀”，人心惶惶。特别是年轻的女人，更是提心吊胆。香韵的妈妈面对两个女儿（小的叫韵洁，才9岁），家里没有一个男人，自然是日夜害怕。

一天，她对香韵说：“香韵啊！你年纪不小了，也当上教师了，现在兵荒马乱的，该考虑自己的亲事了。现在，店门不开了，要么就叫泰忠回乡下去。我看他人还挺老实的，事情也肯做，就让他做上门女婿吧，好歹我们母女也有个依靠。”

香韵不愿意地说：“老实有什么用？老实就是呆头，到外面是站不住的。”她妈说：“做人做得越老实越好，老实夫妻老实伴。”

香韵迫于当时的乱世和家庭的败落，也就勉强同意和泰忠成了亲。

婚后，香韵当教师，每月薪水按3斗米（1斗为15斤）折价。泰忠临时找一些誊抄字摺、刻写蜡纸等补贴家庭。收入的低微，又陆陆续续养了5个孩子，生活就越来越困难了。她虽是个小学教师，但是5个孩子一个也上不起学。因为，一个孩子去读一个学期的书，就要交5斗米的学费。好在她家就在小学斜对面不远的地方，倒还方便照顾家里的孩子。老大是女孩，名叫雁姑，从小在家，挑起了照看一个接一个的弟弟的任务。老二阿勇，老三阿凯，都是到了七八岁时去投亲靠友，先后送到缙鞋铺当学徒或到昆剧戏班里去跑龙套。实际上是求亲戚带着，有口饭吃，找条活路。

现在，老四阿胜又7岁了，再不上学，那就个个孩子都成了“睁眼瞎”。

泰忠夫妇心头很沉重：5个孩子，没有一个去上学，将来怎么对得起后代！

而阿胜是个聪明又好学的孩子，什么事都要“打破沙锅问到底”，坐不住，也空不下，总是找些事动动。特别是他喜欢唱歌、剪剪画画、捉迷藏、看小人书……连日来，他向爸爸、妈妈吵着要背上书包去上学。可是他家没有书包，他就家里又哭又闹。

这时，老大雁姑就会带着阿胜和老五阿利到屋东面的大榕树下去玩。

瑞安的大榕树是长在县城的中心地，是雌性的小叶榕，有数百年的历史，它覆盖着近百平方米的地面，挡风、遮阳、送凉、避雨、玩耍、休息……它的右边是自古以来，江南闻名的玉海楼藏书阁。大树、书阁每天启迪着瑞安人。特别是孩子们，抬头望一望、进去转一圈，幽静的环境，总是散发着诗情画意，那书海里的许多故事，不知不觉中陶冶着他们的天智和灵性。



瑞安县城关镇上的大榕树

雁姑三人跨坐在粗大的树杆上，雁姑就会对弟弟们讲：“我小时候，爸爸也带我坐在这里，爸爸说：‘长大了，要像这棵大榕树一样，宽厚大量，为人挡风雨、送凉爽，做个有用的人。’可是，家里没有钱，我上不了学。”

阿胜听着姐姐说的话，又看着头上伸出老远老远的树枝……这话、这景，深深地印在了他的心里。回到家，他还是问姐姐：“长大了，怎么做个有用的人？”

他姐姐告诉他：“就是要读书。”“那大榕树旁边的玉海楼上有好多好多的书，书中有好多好多的故事，读了书，就知道怎么做个有用的人了。”

于是，阿胜又闹着要背着书包去上学。姐姐为了满足他的愿望，用牛皮纸给他糊了个和真书包一样大小的纸书包。阿胜很高兴地背在肩上，甩起双

手，迈起双脚，很神气地在家里走来走去、嘴里喊着：“我要上学去了！一、二、一！”

那天，香韵在教室里教唱《渔光曲》，阿胜在家里似乎听到了妈妈那熟悉的歌声。他趁姐姐不注意，背着纸书包，拉着5岁的弟弟阿利，就向中心小学走去。

他们循着歌声，走向唱歌的教室。

教室的门是半开着的，可是两个孩子胆子小，不敢进去叫妈妈，借着门框，半遮半露地偷看着妈妈。阿胜的心里在怪妈妈：“怎么不带我来唱歌、读书？”眼眶里慢慢地淌出了泪水……

兄弟俩在教室门口的出现，加上阿胜的纸书包，吸引了同学们的视线，歌声停了下来。周教师这才转过身子，看到了自己的两个孩子在门口哭泣，她赶紧走了过去，用手帕擦去孩子的泪水。可两个孩子看到妈妈，反而大声地哭了出来。阿胜拉着妈妈的袖口，连哭带叫：“我要上学！我要上学！”周教师再三哄也哄不下来，可又不能停下课，顾自己走掉，只好对阿胜说：“妈妈答应你上学，你先带弟弟回家。”这时，在她的眼里也淌出了泪水，她哪里会有钱给孩子来上学哦！

她强忍着泪水，对同学们说：“我们再唱吧！”她那抽泣的歌声，使几十张小嘴巴也跟着悲伤的声调，唱着：“爷爷留下的破渔网，小心再靠它过一冬……”

《渔光曲》的悲怨声、晒鱼场上的破渔网、鱼鲞的腥气味、摇摇晃晃的小渔船、哀号着的江水和这闭塞的小镇……这一切就像是一股几千年来无尽的苦水，在瑞安城淌着、淌着……

然而，今天，东洋的日本兵已经把半个中国吃掉了！政府的抗战不力、消息的封锁、交通的闭塞，特别是飞云江外东海的海面上，日本鬼子的炮舰已经把炮口对准了瑞安城。那几千年即使是无尽的苦水，也将被截去、抽干！百姓面临的将是暗无天日的亡国奴生活！

二、五子登科

宁仁堂倒闭多年后，香韵妈为了生活，也常去给大户人家当老妈子。赏钱虽少，但有时到了晚饭后，能包回一些东家的剩菜剩饭，好给外孙们充充饥。

她在大户人家走动，也就听到了一些消息。有一天，她听说翁宅翁为成老爷在省政府教育厅里当科长，最近要回家来过50岁寿辰，他家要叫两个老妈子，要忙好几天。这样，她就赶到翁宅，讨个下手活做做。

翁为成是翁家的大儿子，他老婆没有给他生儿育女，而他又非常想传宗接代，所以，几年前他赴杭州上任时，没有带他老婆一同去。他心里盘算着：到

杭州后，找个小老婆，好生儿传代。可是，事与愿违，总是见不到效果，也就没有另外成个家。按照风俗，单身在外，逢十做大寿，是要回老家热闹一番，何况是做官的，更要以此为机会，荣耀乡里，既显示孝敬长辈，又表达夫妻恩爱、家庭圆满。

翁宅家务的决断，还是由祖奶奶掌握。七十多岁的祖奶奶惯于精细、吝啬，但又爱讲体面。她看着香韵妈都快60岁的人了，本不想用。因听说香韵妈有见识，蛮能干，也就随口说道：“就这么两天，既然你自己要做，那就来帮帮忙吧！至于赏钱嘛……”她一下子说了三条：“不多的；做了以后再说；总会有你的好处。”

香韵妈一听祖奶奶答应了，也不等她说完，就抢着道谢，也不考虑赏钱不赏钱的，磕了头，就跳着似的到厨房里干了起来。她早来迟走，事事卖力，讨好翁家。

由于她过去是药店的老板娘，见过一些世面，也有一点头脑，所以处处留意，多多巴结。她想：翁老爷有权有财，缺的是儿子。他家做大寿的最大心愿是添丁，想个什么办法，顺顺他们的心，让明天五桌的寿宴摆得热热闹闹。她想啊想，想到了添丁就是要添儿子，要添做官的儿子。唔，有了，戏曲里常唱到“五子登科（五个儿子都登上科举的红榜）”，用个吉祥的东西表示“五子”就可以了。

她有意无意间走到了八角桥的年糕店里，她明知这里会做寿桃，却像是打听，又像是炫耀地问着：“水晶糕（年糕的一种）能否做寿桃？有没有什么新的名堂（品种）？最大的寿桃有几斤重？你这里价钱怎么算？”

年糕店里的老板很精明，他一听，又一反问，就弄清了香韵妈是翁宅的佣人，想给翁老爷五十大寿的寿宴上添添花样，想用水晶糕做6个又精致、又逼真的大寿桃。其中一个大的要一斤重。另外的5个，每个5两重（16两为1斤），加起来是2斤9两，绿叶糕做7两，每份是3斤，5份是15斤。小寿桃围着大寿桃，配上绿叶糕，表示大寿桃养下5个小寿桃，讨上“五子登科”的吉利。

他巴不得做成这笔不小的生意，就大肆夸耀：“寿桃年糕是本地的特产，百年老店就我八角桥一家。祖传的手艺，全县闻名。我家的寿桃是：现做、现卖；逼真、可爱；酥糯、香甜；还能保鲜、保样；价廉物美、大小精巧；无论多少，现做现送……”说得香韵妈下不了台。想说“要”吧，自己做不了主；说“不要”吧，又正合自己心意：要是摆上这样的寿桃，正是表示了“五子登科”的吉兆。就支吾着说：“我只是顺便问问的。”一踏出年糕店，她三步并作两步，赶到祖奶奶面前，急切地献好，描述起祝寿的大场面，“摆寿桃”、“分寿桃”、“吃寿桃”是大户人家最气派、最荣耀的做法，古戏里就有用寿桃庆贺“五子登科”的戏文……

说得祖奶奶咧开了嘴，完全迎合了她既讲体面又能省钱的心理。她立即掰着手指头算道：“我家阿成是五十大寿，五桌寿宴，每桌都摆上五个小寿桃，向着一个大寿桃，一共三十个寿桃，你说是15斤，五角钱1斤，一五得五，五五二十五，一共七块五。好，好，不贵，不贵。这个‘五子登科’那真真是又吉利又体面。”

香韵妈又凑上去添油加醋地说道：“祖奶奶说得好，老爷五十大寿，五桌寿酒，桌桌都是五只小寿桃向着一只大寿桃，喜庆‘五子登科’，福、禄、寿、喜、财，都向着老爷。”

祖奶奶连连点头，笑着说：“好、好、好！这事就交给你去操办，要多少铜钿^[2]，叫店里找我来算。”她又转过身子对阿成太太交代说：“明天客人来吃酒，他们走的时候，那些未动的寿桃就作为‘回盘’，一桌分成四五份，交各家带回去。别的‘回盘’就不用买了。还是这样好，又好看、又新鲜、又省钱。”

第二天，翁家做寿，客厅里那五桌酒席上的正当中，都摆上显眼的“五子登科”的大寿桃。最大的一个有半尺来高，要用两只手才能捧得拢来。个个寿桃白里透红，在几片绿叶糕的衬托下，散发出阵阵的糯米香，真是鲜灵活现、惹人喜爱。

每个来翁家拜寿的亲朋好友，一进入客厅，首先吸引他们眼球的是这盘大寿桃。来一个，赞一个；一边赞，一边闻。绕着桌子转不停，嘴上流口水还边走边叫：“贺喜、贺喜！”随手就把带来的寿钱小红包，或是贺礼的红纸包（内包糕点、糖果）送到祖奶奶的手里。

客人络绎不绝，客厅里喜气洋洋。乐得翁老爷也站起来，拿下眼镜，低下头，对着寿桃端详了又端详，闻闻香，眯眯笑。

忽然，他抬起头，皱起眉毛，似乎感悟到什么，脑子里闪出了“五子登科”的同音——“无子等我”。他打了个寒噤，浑身起了鸡皮疙瘩，只是没有说出口。众宾客频频站起来向他拱手作揖，家眷中有向他下跪拜寿的。客厅里不断地响着：“寿比南山！福如东海！”“五子登科，福禄寿喜！”“财源滚滚，洪福齐天。”

只有翁老爷盯着这“五子登科”的小寿桃，心里总感到不是滋味。

有个老妈子，在客厅的右侧边门旁，一边偷看这热闹的场面，一边小声地问香韵妈：“这寿桃是真的，还是假的？”

坐在上横头的祖奶奶这时的耳朵特别灵，偏偏听得真切，老妈子的这一问，正好打开了她早就想打开的话匣子，就大声地向着整个客厅讲开了：“这寿桃自然是真的，是从东海蓬莱仙岛上摘来的，当年孙大圣就是吃了仙桃而长

[2] 当地人对货币的习惯叫法。这里指法币。

生不老。今天，我们阿成吃了这样的仙桃，也会长生不老。大家吃了寿桃，也会沾福延寿的……”说得大家一片欢笑。连连的祝寿声，使翁老爷也不得不连连答谢：“同喜、同喜！”那气氛真是热气腾腾，好极了。

寿宴将散，祖奶奶吩咐，给众宾客各家一份“回盘”。每份“回盘”用红纸包好，包里是两个小寿桃或一个小寿桃加上一片绿叶糕，或是从大寿桃上切下两片糕。众宾客连连接礼、称谢：“托福、托福！”可心里想：两只小寿桃能值几个钱？这翁家也太“铁公鸡”了！

翁家留了一只大寿桃，摆在客堂的正上方供奉着，祈盼添丁加福。

祖奶奶对香韵妈夸奖地说：“前天，我说‘你自己要做，那就来帮帮忙吧’，果然做得不错。”香韵妈感到一阵光彩。接着，她听到的是：“本来也想送你两只寿桃，只是不够了。好在你也比较随便，就带点别的菜点回去吧。等到老爷六十寿辰，你再来出个新花样，那时一起重重谢过。”

香韵妈越听越不是滋味，心想：三天的工钿，又不是来要两个寿桃吃，更不是讨饭要菜的，怎么说成要十年后再结账，她的脸被拉长了。本来想开口讨“工钿”、加“赏钱”的，全给闷住了，一下子心都凉了。但她又不敢得罪翁宅，只好说：“多谢，多谢。到时候我一定再来服侍。”

祖奶奶一想，怪自己提起十年后的寿辰，到那时自己还活着吗？心里一阵阴郁。

香韵妈回到家里，心里老是摆不平：自己给翁宅拼老命连干几天，帮她办得那么热闹，吃剩下的年糕，抵作“回盘”，省下了那么多钱！不说赏钱吧，连工钿也得不到，岂不是白干了？她在想着，总要从翁宅弄到点什么好处。

又是想啊想，忽然，她想到：翁老爷是省城的官，明天要走了，机会难得，何不向祖奶奶求个人情，疏通一下翁老爷，给泰忠找个差事。

于是她立即把泰忠叫来，讲了翁老爷在省里当大官的事，要泰忠好好写一张小字帖，明天一早由她带到翁宅去，让他们看看，好求个差事做做。

泰忠认真地连夜抄写了《诸葛亮出师表》的第三段“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

第二天一大早，香韵妈带着泰忠夜里抄写好的字帖，又领着外孙阿胜到翁宅去见祖奶奶。她先是递上泰忠抄写的字帖，讲自己的女婿阿忠是个老实人，字体秀丽，做事认真；又讲了自己三代九口之家的穷困，再把阿胜推到祖奶奶跟前，叫阿胜拜拜祖奶奶，说“万福”、“高寿”；最后请祖奶奶给个面子，在老爷面前说一下，给泰忠找个抄抄写写的差事做做。

祖奶奶对香韵妈一大早就来啰唆这么一大套，本不想听下去，碍于前些日子她的劳累，又没有给她工钿，心里有些内疚，再看着她的小外孙给自己下拜，也不知道是出于同情呢或是出于应付，漫不经心地说：“好吧，好吧！我向老爷说说看。”她接过了泰忠抄写的那张纸，放在了茶几上。